青樓夢/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九回　小輩公然連捷　道情勉強尋歡

下一回▶

話說吟梅考試畢，專候出案。到了那日，報人到來，吟梅卻進了第一名泮元，闔家歡喜，鄰里親戚們都嘖嘖稱羨。挹香又寫信進京，告知拜林。其年又是大比之年，挹香欲陪了吟梅往南闈鄉試。其時乃六月初旬，吟梅在著書館中，挹香與愛卿等去看他。吟梅接進，愛卿坐定，眾美也來。挹香又問了一回吟梅的學問，吟梅一一對答。愛卿道：「試期在邇，快些努力芸窗，專心經史，若得連捷南闈，也不枉我們一番撫養。」吟梅答道：「爹爹母親所訓，孩兒敢不謹遵。但是孩兒自己知道，蟾宮香桂，何慮難攀。」素玉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勤憤芸窗，究為好事。況且書囊無底，不可自負功深，或作或輟。」素玉說罷，愛卿連聲稱是，吟梅也唯唯聽命。

時光易過，又是七月初旬了。挹香命家人僱定了船只，擇於乞巧良辰同吟梅登舟解纜，往金陵應試。一路無詞。到了十六日，舟抵金陵，俟學憲錄遺後，挹香便命家人去尋了寓所，然後起舟登岸，專等試期。到了臨期，挹香便送吟梅進場，叮囑了一番場中之事，吟梅方才進場。頭場畢後，吟梅的三篇文字卻甚佳妙。復進二場，五藝亦皆圓熟。三場策論，條對詳明。挹香看了，心中暗暗歡喜。又耽閣了幾天，始歸故里，待等重陽風雨，耳聽好音。

轉盼間已到重陽，報船絡繹而來。那日，挹香正在書館中與吟梅說話，忽聽外面一

棒鑼聲，喧然而至。往外問之，卻原來吟梅竟中了解元。

挹香大喜，即命吟梅望北叩謝了恩，又賞賜了報人。又到梅花館來報喜，與愛卿道：「夫人，你可知吟梅竟中了解元了。我想他年才十一，即能大魁虎榜，卻是古今罕有之事，你想可喜不可喜？」說著深深一揖。愛卿便還了一禮，乃道：「這是你家素來積善，祖德宗功，所以有此喜事。」正說間，吟梅進來拜見父母，愛卿命坐在旁，看他如此髫齡，竟能發解，心上更加快樂，便道：「孩兒，你如今名揚天下，我面上也有光耀。」吟梅便答道：「這皆母親等訓誨慇懃，所以今日孩兒得邀榮顯。」說罷，見四位母親一齊而至，見了吟梅都十分歡喜，並皆稱贊，又與挹香、愛卿稱賀。挹香便擇了二十四日開賀款客，命侍兒治酒，與五位美人及吟梅一同在梅花館飲酒。到了二十四日，諸親朋都來賀喜。府縣各官及三大憲俱到，聞得吟梅年少多才，特來見識，順道賀喜。頃刻間門庭顯赫：挹香治酒相款，曲盡主人之禮，忙了六七天方才清靜。

挹香乃想道：「如今我的向平願也算畢了，若不早早抽身，還要等到何時？」主意已定，便命人至梅花館各院，邀了愛卿等五人與著吟梅、亦香、幼琴、小蘭四人到來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小輩大的大，功名成就的成就，婚姻又替你們定的了。你們四個人須要孝順五位母親，克勤克儉。我的素願也遂了，我欲雲遊四海，訪尋道學，隱避囂塵去了。」

說著又對愛卿道：「愛姐，你我相敘十餘年，蒙你操持家務，教子成名，我也心感無既。如今我已參破紅塵，欲尋隱避，你們不要傷悲，托你將幾個孩兒們好好的完了姻，將家事交代吟梅，你的干係也脫了。我非忍心棄你們而去，因思人生如夢，若不早日回頭，只怕一失人身，萬劫難超，那時悔之晚矣。我如今慕道求仙，或可免墮輪回。俾得能遂我願，得道後我自然要來度你們同登仙界的。」

眾美人聽了，著急道：「是何言與？是何言與？訪道求仙，雖是超脫塵凡之事，但是子女皆幼，叫吾們五個女流如何支待得下？」挹香道：「這倒不妨，我當喚總管金忠到來托他。他是一個忠心耿耿的老僕，無有不到之處的。」愛卿聽了，流淚道：「雖然如此，此計斷不可行。」挹香笑道：「我主意已定，有什麼可行不可行。」琴音、素玉、秋蘭、小素齊道：「你既欲往修仙，何不等男女長成之後，然後行此一舉才是。如今遽欲前行，豈非太匆迫了。」挹香冷笑了兩聲，也不回答，命侍兒喚了金忠進來，說明其事，囑道：「公子年幼，千萬當心。一切雜務，你須照應。」總管流淚道：「為何主人竟有慕道之行？」挹香道：「你不要管我。我托你的事情，你須牢牢記著，快些出去罷。

」總管只得退出。

愛卿等見挹香真個要去，便大哭道：「你真個要去修仙了麼？」挹香道：「大丈夫放下屠刀，立成善果，有什麼戀戀不休之事？」愛卿等五人說道：「你既要去，我們五個人都死在你眼前，然後讓你去。」正說間，只見素玉、秋蘭二人足飛鳳鳥，身馳綠野之堂；髮散鴉鬟，頭觸紫英之石。幸得侍兒扯得快，未曾喪命。真個個驚颱駭弩，猝爾難防；碎玉沉珠，全然弗顧。挹香見他們如此情形，諒來不可同他們明說的了。便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依你們的意思，必須待子女們婚嫁畢後，方才肯讓我出塵避世麼？」愛卿點點頭道：「正是此意。」挹香道：「這卻我不能待。你們必要強留我，我當俟吟梅孩兒取了媳婦，就要動身。」五美人聽了道：「如此就是了。」於是大家轉悲為喜。吟梅等知道父親不去，也各放心，告辭出外。愛卿便命侍兒端整酒肴，擺放於園中逸志堂，一同飲酒。

席間，愛卿說道：「我看這挹翠園天然幽雅，也有琪花瑞草，與仙家一般，為何你還要修什麼仙？」挹香笑道：「愛姐，你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。挹翠園可以時時遊玩，我們的人亦可以百年不老，我不要修什麼仙，訪什麼道，所恨彩雲易散琉璃脆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試問挹翠園可以帶到棺中去否？」愛卿道：「這句話倒也不差。」

小素道：「這些話我們不要去說了，來尋些樂事玩玩罷。」琴音道：「不錯不錯。」素玉道：「投壺可好？」眾人稱善。於是素玉便坐在一隻椅中，命侍兒擺好了壺兒，便投了二喬觀書、連科及第、楊妃春睡、烏龍入洞、珍珠倒捲簾幾樣名色。眾人一齊飲酒稱贊。秋蘭道：「我來打個鞦韆可好，」琴音道：「好好好，我也久不玩了。」便挽了秋蘭到海棠香館來，挹香與愛卿等俱隨在後面。俄而已至海棠香館，秋蘭與琴音兩個人，兩隻玉手挽定絲繩，將身子立在畫板之上，教兩個侍兒往來迎送。那鞦韆飛在半空，猶如仙女飛升一般。古人有詩云：

飄揚血色裙拖地，斷送玉容人上天。

兩上人玩了一回，停了一停，秋蘭說：「打鞦韆最不可笑，你在上面笑了，腿要軟的，只怕一時滑倒。」說著又命侍兒相送。耍了俄頃，不料那畫板甚滑，又是高低鞋兒捉不牢，只聽得嗆啷一響，把秋蘭擦了下來，眾人連忙來扶，幸得扳住架子，不曾跌著，險些把琴音掀了下來。於是琴音也下來了，笑說道：「我倒沒有跌，你倒幾乎滾只元寶兒。」琴音說著，秋蘭猶紅著臉兒姣喘不定，挹香便扶了他回至逸志堂。

忽然不見了愛卿，挹香道：「愛姐到那裡去了？」侍兒道：「方才見他一同在這裡看玩鞦韆，為何一霎不見了？」挹香道：「我去尋他。」於是步上迎風閣，繞出媚香居，行過杏花天，穿到綠天深處，幾處找尋，一無蹤跡。正欲回身，便兜到紅花吟社，從窗外經過，忽聽得裡面姣聲輕脆，在那裡誦讀《一碧草廬詞鈔》，連忙進內道：「愛姐，你好害人尋得夠了！」愛卿道：「方才見你們玩鞦韆，甚是可怕，所以逃到這裡來的。看你的詞鈔，果然空靈一氣，填得十分合拍。怪不得昔日林伯伯曉得是你的心愛著作，要替你帶到棺中去殉葬。」說著同挹香重至逸志堂，復斟佳釀。

琴音道：「挹香，你也該來說些什麼，為何口都不開？」挹香道：「我來唱只道情你們聽聽可好？」素玉道：「你此時不知什麼，終是入道求仙之語。如今不說別的，偏要唱什麼道情。」琴音道：「你不要去說他，看他唱些什麼。」挹香笑了笑，唱道：

花月風流第一人，鍾情鍾到我情真。

而今悟得空空色，願向深山避俗塵。

我乃企真山人金挹香是也。性耽風月，鄉戀溫柔。撥雲撩雨，拚學銷魂宋玉；徵歌選曲，那禁蕩魄相如。楊柳樓臺，頻番惆悵；枇杷門巷，幾度勾留。一擲纏頭，鸞顛鳳倒；十年洄溯，雲散風流。而今勘破塵囂，不作世間夢夢；參開色界，不耽孽海茫茫。今日閒暇無事，編成道情一曲，聽我唱來。

挹香說罷，愛卿等道：「為什麼念許多閒話，也不像什麼道情。」挹香道：「你們不要著急，這個名為上場白。如今正書來了。」便念道：

金挹香，住蘇城，擷芹香，發功名，雙親溺愛寶如珍。聰明容易誤聰明，憐香惜玉最關情。此心總向美人傾，卿愛我，我憐卿，十分憔悴為卿卿。三十六美盡多情，花前旖旎有前因。到後來，綴巍科，五美敘家庭，不輸那蝴蝶花前過一生，豔福言難盡。誰知道，天沒情，催歸三十六宮春。惜憐憐，恨沉沉，飄零只剩兩三人。滄桑迭變更，繁華如夢方初醒。今日裡悟情關，今日裡參色界，情願棄囂塵。芒鞋竹杖寄山濱，不再費經營。顯門庭，著鞭上，跨灶不妨期望後來人。

挹香唱罷，愛卿道：「好雖編得好，惜乎太覺厭絕紅塵了。」說了一番，然後席散。

天色已晚，挹香到梅花館去安睡。是夕忽想了一個計較出來。

不知是何計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